



美德即目的

又到暑假，随着传统文化的流行，各种各样的暑假国学补习班备受欢迎，不仅很多父母为孩子报班学习，也有许多年轻人自发地学习国学。

一部刚刚发布的“国学青年阅读大数据报告”显示，在18岁至36岁的群体中，关注“国学”领域的男性接近8成，而在对关注对象的调查中，古诗词、书法受关注程度最高。

近年来，国学学习持续走热，但国学究竟应该怎么学，却一直争议不断。批评者认为传统文化中大量的糟粕正在沉渣泛起，究竟是否如此？国学又该学什么？

国学不止古诗词

国学并非科学的定义，时至今日，国学仍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。著名儒学学者、首都经贸大学教授王瑞昌说，“从普遍的角度来看，国学至少可以分为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学术形态的，一个是生活形态的。学术形态的，包括古代士大夫学习的经学、史学等，它是历代

传承有序的一套理性思考的系统，用张载的话说，就是‘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’。生活形态的国学，可以看作一种广义上的生活方式、行为方式，包括诗词曲赋、琴棋书画、服饰礼节等”。

对于普通的学习者来说，是否生

活形态的国学更适合学习呢？王瑞昌认为并非如此，“国学很难从某一个单一的角度去看待，不能把汉服当作国学的核心，同样也不能把古典诗词当作最核心的东西，甚至现在社会上比较流行的古典礼仪，也不是核心。因为它是一套完整的文化系统，也是传统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东西，如果非要找一个基础，那么我想应该是读书明理”。

昌说，“理可以很高，可以是古人的天理，也可以很低，可以是基本的道德规范、行为准则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理，不是那种高深的理念，也不是哲学化的理性，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，可以说是伦理，也可以说是做人的道理。这是中国文化的长处”。

清本末。我曾和一位中学校长聊天，他对《鬼谷子》《孙子兵法》之类的东西很感兴趣，觉得对现实生活有帮助。这些东西不能算是糟粕，但不是根本。根本还是做人，否则，道德人格没有树立，却去学这些权谋、诡道，难免有害无益。这也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，物有本末，事有始终，学国学也有本末，不能倒置”。

读书明理是根本

传统儒家修齐治平的体系中，修身是基础，王瑞昌说，“修齐治平，修身第一。读书明理，就是明做人的道理”。

尽管古人都说“天不变道亦不变”，但实际上，社会在进步，时代在变化，古今之“理”又是否能够共通呢？王瑞

不可本末倒置

现实的国学学习班中，诸多易经算卦、兵法管理，甚至愚忠愚孝的国学教育层出不穷，也屡屡受到批评，王瑞昌说，“这种本末倒置的学习，值得担忧，有时候还有很大的负面作用”。

传统并非全是优秀的文化，但如何取舍，值得反思。王瑞昌说，“有些国学教育中过度地宣扬传统中那些不光明、不正面的东西，最好不学。还有一些东西，不是不能学，但一定要分

美德本身是目的

随着学校教育中传统文化内容的加强，各种古诗词、古典文学也备受家长的欢迎，许多孩子课余时间都要背诵大量的典籍，王瑞昌认为，“这些内容，对于提升人的审美能力有一定的好处，可以学习，但最好不要以功利的心态去学”。

其实，传统的读书入仕、经世致用未尝不是功利的学习，为何今天学国学不能功利化呢？王瑞昌说，“传统社会中，确实有一套完整的教化体系，通过读书，可以实现提升修养、治理社会等一系列目的。但在今天，这一套体系已经不存在了，反而可以更加纯粹地

学习国学。《荀子》说，‘君子之学，美其身也’，意思是提升自己的修养，养成美德，才是学习的根本。古希腊哲学也认为，美德不是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，它本身就是目的。传统的修身之学，除了功利的目的之外，其实还有更高一层的追求，即完善自身的人格，古人说德才兼备，德在前，才在后。现代的通识教育，也同样重视培养完善的人格，这一点，古今一样”。

(选自《北京晨报》)

书苑撷英

最文艺的事儿

■ 冯唐

巡视周边，我问朋友们，你们干过的最文艺的事儿是什么，理工男基本忽略我的问题，继续在群里讨论中美贸易战和区块链。收到的回复中，文艺级别比较高的包括：

我的一个男性朋友写过近一百个小说的开头，其中二三十个开头有上万字。个别开头非常有力。这个朋友挣够一两年的生活费就辞掉工作，什么时候开始谈生意，就是钱花光的时候。

我的另一个男性朋友读过很多书，却从来没出版过任何著作，他有极强的鉴赏力，却不做艺术创作。北大毕业前在潭柘寺住了大半年，思考人生，然后就没拿到毕业证，也没去当和尚。

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去过上百个国家。她每和一个男友分手之后，就去之前两个人约好要去但是再也不能一起去的那些国家和城市。一个人出国，每到一处，找他名字首字母的街道，拍张照片，一张都不发给他。

我想我自己干过的最文艺的事儿应该是在四十岁生日之前的两年，几乎每晚应酬喝酒，每次酒后都借着酒劲儿写《不二》。我在四十岁生日之前两天写完《不二》，算是自己送给自己的一个生日礼物吧。

我问我老妈，我爸做过的最文艺的事儿是什么，我老妈想了想说：“你哥出生之后，他买了一辆西式的婴儿车。我问他这是干什么用的，他说，初夏傍晚，夕阳下山，你在护城河边用这个车推着儿子散步，多么美好啊！我说，一个婴儿车花掉大半个月工资，有什么美好的。”

我问我老妈，她干过的最文艺的事儿是什么，我老妈想了想说：“生下了你。你是老三，我拼了老命生出了你，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些不知道为什么的事儿，似乎相当文艺。”

周作人说过：“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，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，生活才觉得有意思。我们看夕阳，看秋河，看花，听雨，闻香，喝不求解渴的酒，吃不求饱的点心，都是生活上必要的。”

天大的理抵不过“我高兴”。人活天地间，不高兴、不痛快的事儿太多了，在不给他人添麻烦的基础上，理直气壮地文艺一点，不着调一点，纯粹个人主义一点，生活会美好一点。

(选自《新民晚报》)